

林保：

寄来留云草堂的六封信都已读到，你说请回答。林保，我亦不知道答些什么的好，千头万绪，最近因心境不安，仿佛没有好好的给你写信，其实不断地亦未曾断过信，恐怕有时你亦许要觉得我的信写得太多了，是不？

上几封信中告诉了你我决定到昆明去，现在看到你来信说昆明没有什么朋友，心里不禁又担心，到了昆明如何是好呢？虽然如此，但我既已申请飞机票登记好，不知何时才批准，若很快的批准那末买票可托人设法，还是来昆明的成分多。不过同时廿日那天国立音专可报名，我亦决定去一试，若考取后就暂时读读书吧，这是你同意的。我知道，等你归来祖国时，我想多数亦一定是在昆明，那时最好是你亲来接我，或是你派人来接我亦好，我希望能在昆明和你共同工作。这是考取音专的话，若不取我则冒险的来昆明，求上帝给我一个指示，阿们！

你愿帮助我那当然是最好的，你读到这封信就立刻寄些钱给我吧，现在我很需要，无论考音乐或是来昆。你的钱还是寄到重庆吧，飞机票没有这样快，若考取音专是更需要钱用。你寄到重庆什么地方呢？重庆银行好吗？那时你会来信告诉我到那里去取钱，我照你的指点去领取，是不是这样呢？

前日在城内很巧遇到王照，莉文到现在还未见过，那天王照请看电影，我告诉了他你的近况，并告诉他我们俩的情感已很好，叫他写信给你。

数日之前重庆下了一场大雪，据说是希有见到的，天气非常冷，南岸山上，一片白色，看到这美丽的雪

烽火素心⁽²⁾

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



香港·道风山礼拜堂婚礼
(1945年12月圣诞节)

景，又使我发生许多感触，我觉得严冬踏雪，炉边谈心，月下谈情，都是人生难得的清福，在太平时当然比较容易得到，在这混乱的时代，的确不容易了，真正能领略这种清福的能有几人呢！

今年旧历新年是在汪家过的，看人家欢聚热闹，小孩子们都有压岁钱。引起我不小的感触，想想禁不住淌下几滴伤心泪，我内心的欲望很高，越是没有天伦之爱我越要，但结果当然失望。我现在又好像恢复了有一时期的孤癖性，心中感不到什么温暖。记得在桂林时，和莉文在一起，这孤癖的性情一度改好了一些，她们总说我天真，也活泼了许多，但现在又有些老顽固了。

只有一样，还是时常急切地盼

望读你的来信。

永远是你的
芳仪

二月十八日写于重庆南岸向家坡

亲爱的芳仪：

这一次可把我等急了，从二月二日至十八日，整整的十六天不写信，还说未曾间断过。我这里，二日那封信是十日收到的，十八日的信到今天廿六日才收到，这十六天，你知道我等得多急呀！

我对你两个计划都赞成，已经告诉过你了，那一个实现，在你那方面。不过现在我又觉得，最好你还是不要离开重庆，因为我总觉得，你去昆明太冒险了，你没有熟人，我也没

有熟人，生活程度又比重庆高，所以我想，如果没有什么把握的话，最好还是不要去昆明。

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有一批“我们的”，都将回国，而且一部份已经走了。有一位和我同来的唐步瀛，就是前信提起过的唐炳麟的堂弟。我们在桂林时感情很好，他年纪最小，但他很了解我，对我一切很表同情。本来他的家庭环境很好，他父母不愿他出来做事，我们在桂林撤退的时候，也劝他不要再干下去，好好地回去读几年书。但是他小孩子好奇心重，喜欢到外面玩玩。结果到印度后在中美混合旅很辛苦地干了二个月，干出一身病。现在让他回国去休养。前几天我到利杜去，无意中遇到他，就在利杜玩了三天。他现在是在等车回国，预备等 Convoy 走史迪威公路回来。我准备他走时托他带些东西回来，因为坐汽车可以比飞机多带东西。将来我回国，一定也是走史迪威公路回来。这次我准备托他带些零碎东西给你，并且他可以告诉你一点此地的情况，详情等他动身时再告诉你。

汇款之事，明后天利杜去立即汇给你，由邮局直接汇，汇出后另有信告诉你。

你已经见过王照，很好，也许莉文也快来渝了吧？你有了朋友，就不致于太寂寞。王照没有信来过，下次遇见请催他一声。

天伦之乐，在这年头就很难提了。今年旧历年，我在这深山穷谷的野外，做几只饺子请洋人和几位弟兄吃了，总算也渡了年，连看人家热闹的机会也没有。我这里，在这孤寒

的喜马拉雅山峰的这边，就只有你的温暖来温暖我的心了。我希望，有一天，让我们好好地在一起，互相倾吐着在信上说不完的情愫，建立了我们的家庭之乐，然后让我们回到故乡去，重新享受天伦之乐。好在这些日子就不远了。

告诉你一件事，中印公路——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了。第一批运华的车队抵达昆明时，昆明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，大概你已经在报上看见过了。我们有一位同僚官长收到他在昆明的太太来信说，她从第一辆车子数到最后辆，一共一百廿七辆，每一辆车上都找不到她的他……这件事被我们当作笑话讲。其实我们应当同情她，而不应当笑话她，你说是不？我想如果那时你也在昆明，你会数得比那位太太更正确的！？

最近有很多新兵来，很多是智识青年。跟他们一谈起来，就是某大学的学生。他们过来的任务是派在汽车部队担任运输兵，而他们的目的，也就在驾驶汽车，准备中印路通了，可以在这上面发财。实在，民国廿九、卅年间、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滇缅路上驾驶员的收入，太令人神往了。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那真正、稍息和那些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麻烦事呀。

写情书最好是在晚上，白天人太多，而且有正经的工作要做，思想集中不起来。可是晚上，一写几点钟，不怕写到夜深。我写给你的信，不会间过一个星期以上，如果你有一个星期以上得不到我的信，那是邮局给耽误了，你不要着急。你可以相信我，我的心永远是你的，以后也不会像这次的等急了。我永远相信，你是爱我的，让我也献给你完全的、永远的爱。祝您平安，快乐！

永远是您的
钱林保 二月廿六夜
(军邮 501 局会字 967 付 58 号)

唐云传

郑重



12. 压力越来越大

唐云的画在九华堂出售，开始都是由若瓢送去。另外还有王小摩也经常为唐云跑九华堂。后来，唐云就亲登九华堂之门。当时在九华堂坐堂主持经营的郁文华眼里，唐云修长的身材，和善的面孔，更使他显得风度翩翩，看上去就是一位非常正派的文人。使九华堂的老板和伙计震动的还不是唐云的画，而是他的鉴赏眼光。当时，有一位从江北来的卖主，带来一张题款为八大山人的绢本山水。许多人看了之后，都认为是一张假画。但画的主人脱手心切，九华堂的伙计朱星三便以八角钱的代价把它买了下来。

一天，唐云又来到九华堂。朱星三将此画拿给唐云看，八大山人的这张山水的特异光彩在吸引着他。“你们哪里买来的这张画？”唐云问。“一位外地人拿来卖的。”朱星三说。“是你们留着创牌子的，还是要卖的？”唐云问。“当然要卖的，不过——”“这张画卖给我。”没等朱星三说完，唐云就决定买下。“不过，这是一张假画！”朱星三有点惊异地说。“我看你还是别吃这碗饭了，这样好的画，你们怎能以假画来对待。”唐云说。

朱星三以八角钱把它买进，唐云要买，又是假画，价钱就不好说了。“我是当真画买的。”唐云说。最后，唐云以三十元将这张画买进。原来这是一张南宋无款绢本山水，八大山人是后加款。到了1950年，唐云的一位朋友生活有困难，他就把这张画送给了那位朋友。后来上海博物馆以五百元的价格将这张画购进，现在这张画为上海博物馆的珍品。

又一次，九华堂买进一张无款的山水，很像唐寅一路的画风。九华堂却以为是清代画家临摹唐寅的假画，随意地挂在厅堂里，很少有人理会。后来，唐云来到九华堂，他虽然无法推断是谁的作品，但从画的气息上判断，肯定这是一张南宋人的画笔。当时，这张画就被唐云买进。后来，一位朋友的生活有了

困难，唐云无力相助，就把这张画重新装裱，送给了朋友。要他拿去卖掉换钱花。这张无款南宋山水，后来也被上海博物馆购进，现在被列为一等收藏品。

对唐云的鉴赏眼力，九华堂的老板吴耀祺极为赞赏，他说：“唐云的眼力这样好，他的画将来必然要超群出众，在上海滩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
随着唐云声望的提高，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买他画的人多了，使他感到画山水太慢。画一幅山水，要一次次地渲染，他的艺术态度又严肃认真，不肯马虎草率从事。再说，荒疏的作品，在上海也无法打开市场，这样就常常使唐云有一种“供不应求”之感。于是，唐云想从山水转向花鸟。他虽然偶尔也画些花鸟，但毕竟不是他的所长，他要衡量一下自己的实力，不敢轻易地作这样的转变。

当时上海画坛，旗鼓称雄的健将，不只是“三吴一冯”，而是大有人在。不要说号称“四任”的任渭长、任阜长、任伯年、任立凡的流风在执画坛的牛耳，还有以奇崛质朴而独步画坛的虚谷，丰腴而浓郁的赵之谦，刚劲拙厚的蒲华的流风还在起着巨大的影响。老一辈画家中的有风摩大江南北的吴昌硕，温润而平淡的陆廉夫，擅写青绿山水的吴穀祥，以写佛教画著称的王震，参用西法、遂出新意的程璋，隼峭多姿、时推高手的郑昶，都还称雄于画坛。同辈的画家中，更是千帆竞发，争雄于画坛。像吴湖帆、吴待秋、吴徵自不用说了，其他还有张善子、张大千兄弟的威震南北，以写山水梅石而扬名的钱瘦铁，山水名家贺天黄，清丽温静的花鸟画派江寒汀，笔力纵横、时出新意的谢之光，吴昌硕的继起者王个簃，浑拙壮伟的朱屺瞻，画山水尤称独绝的陆俨少，美术教育家刘海粟，深得恽南田没骨法三昧的张大壮，笔墨凝重的来楚生……在这样一批高手云集的层层包围之中，如何才能跨出新的第一步，唐云不能不慎重地考虑。

唐云有他自己的主见。海上画家云集，流派纷呈，学任何一家一派，都没有出路，特别是对风行一时的画派，他认为更不可以学，学了则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跑。唐云是不甘心随波逐流、跟着别人跑的画家，他认为各派有各派的看法，每派有每派的特点。

32. 近十个官员落马

下午，度假村洗浴办公室。按初哥的导演，我一脸旧社会地向最初聘我演戏的人演戏。“阎总布置给我的新工作难度很大也充满风险，但为了母亲我愿意全力以赴，只是成功与否我没把握。我把话撂前头：如果成功了您别欢喜，钱一分别少地给我；万一失败了，钱我自然不会要，你呢，也休怪我无能，因为我已尽力了！”

“哈哈，好！我就知道你真是个明白人。”笑得啤酒肚都颤悠的阎一方掏出一张卡，推到我面前，我把卡给他推过去。“不。钱，我暂时不要。”“我岂能言而无信？要那样我还有啥资格做老大？这是十万，无论成败都是你的了！”

市海关缉私局和金海湾缉私分局领导研究决定，彻底给阎一方吃个定心丸，这个特别的夜晚终于无可避免地降临了。五月的夜晚，莺歌燕舞，柳絮飞扬；五月的夜晚，灯火阑珊，诗意弥漫。当氤氲着诡秘的云雾缭绕，当笙歌在金海湾大酒店的舞厅飘荡，我与初哥再次踏着一个节拍优雅地旋舞。

时间很快流逝。当初哥把卡插进预定房间锁孔，一光头男人搂一妖艳女子打开隔壁的门。一进房间，初哥二话没说直接将我拥在怀里，嘴巴也紧紧贴上我的耳朵：“一定别出声……”声音轻得完全是用气息烘托出来的。我颤栗着，心怦怦跳个不停，好像四周埋伏着无数双锐利的眼睛。

初哥簇拥着我，脚步慢慢往窗前一步一步移动，我这才注意到房间的窗帘居然没拉上，就连白纱帘都没拉。约五分钟，初哥才松开两臂把窗帘拉上。初哥把灯关掉，从包里拿出望远镜，拉我到窗边，然后轻轻掀开窗帘一角。

对面窗户里出现了灵光一现的火花，似乎是打火机的短暂功能。一小红点伴随着晃动的人影来回闪烁——那是舞动的烟头。

“噢，明白了！你进门后看到窗帘没拉就分析到这点了吗？你抱住我是故意做给你们看的对不对？”“对。不过，他们肯定不止用这一种方法来验证。如果我分析得没错，邻居这对儿应该是他们的人，只是不知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，所以我们必须处处小心，时

养女



时警醒。”“咋做？”“脱衣、冲澡、换睡衣。你现在马上把被子放好，我先去冲澡。”“哎。”就像算好了一样，当我冲完澡穿着睡衣走出洗手间时，门铃响起。“咋办？”“开。”

门稍微敞开一点点缝隙，一高个女人就闯进来。“请问你找——哎——你这人咋这样啊？”来人像飓风般冲到床边，将被子一把掀开——霎时，一个光溜溜的身子彻底暴露在女人的视线里。“你谁啊？神经病呀你！”初哥如狮子一样暴怒着把被子抢回来。“先生对不起！我……我接到电话，说我老公在这儿跟别的女人幽会，我……我可能走错门儿了……”我沉着脸：“你找哪个房间？”“606。”“隔壁。”“对不起……”“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”初哥不依不饶。我连忙劝说初哥：“算了，她也不是故意的！让她走吧。”

阎一方带着我与初哥走进日本料理店。饭间，我故意眼神迷离地给初哥不断夹菜，他也故意露出一副乐在其中的陶醉神态，阎一方则故意把话题往主题上靠。“人生最美还是有家的感觉，是不是呀，初科长？”“当然啦。可惜，我暂时是享受不到喽。”“那好不容易吗？先买个房嘛。”“嗯，我也正有此意呢。”“太巧了，我有个朋友要出国，正委托我帮忙把房子卖掉，如果初科长不嫌二手房就买下呗。努，这是钥匙，一会儿你带他经理去看看，让她给你参考一下，如果中意的话，就抓紧办一下过户手续。”

初哥沉默着。我一边接过钥匙一边矫情地对初哥说：“好啊，初哥有了家，我就可以展示一下厨艺喽。”半小时后，我和初哥走进一幢海边别墅。无疑，这是阎一方射向初哥的一枚银弹，初哥收获了阎一方过半的信任。接着，关键性考验接踵而来。

在业内重量级人物参加的高级会议上，阎一方通知大家当晚有船入港并部署了具体接待工作。会后，阎一方让我与初哥联系，请他在海上巡逻时予以配合。当晚，初哥自然亲自保驾护航，让这艘“走私船”顺利过关。这次行动彻底铲除阎一方心中那丝残存的不信任。数日后，省市近十个官员落马，张局长、“猪”局长、“狗”主任等相继入狱，此案惊动了中纪委，轰动了全国。